

清末北洋海军纪实

# 梦断 龙 旗

舟欲行 黄传会 著

中国海军三部曲之一

● 中国海军三部曲之一

# 梦断龙旗

——清末北洋海军纪实

舟欲行 黄传会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断龙旗:清末北洋海军纪实/舟欲行,黄传会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3.4  
(中国海军三部曲之一)  
ISBN 7-5033-1609-8

I. 梦… II. ①舟…②黄…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418 号

书 名: 梦断龙旗

---

作 者: 舟欲行 黄传会

责任编辑: 项小米

装帧设计: 蔡 敏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www.jfjwyph.com>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14.87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609-8/I·1288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黄传会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代表作品有长篇报告文学《希望工程纪实》、《首例农民告县长案始末》、《中国山村教师》、《中国贫困警示录》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报告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首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等。



### 舟欲行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作家。主要作品有《天朝之门》、《海军征战纪实》、《发现青年》等，曾获“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项小米

责任校对：刘晓京

# 目 录

引 子	寻觅龙旗	1
第一章	风雨宫阙	7
	一出长剧的背景	8
	御座上的另一位青年	17
	走近主角	27
	谁赢得了战争	40
	海防大筹议	48
	激战紫禁城	57
第二章	东亚长夜	73
	牡蛎是怎样变成螃蟹的	74
	一对老冤家	83
	“白虹刀客”	89
	天皇挥舞皮鞭	99
	天朝风景中的人们	105

怎一个“买”字了得	111
无人送别的远航	120
泰晤士河畔的碰撞	129
骡车上的海军统帅	139
李——赫大斗法	154
铁甲舰之梦	164
<b>第三章 龙旗猎猎</b>	<b>175</b>
一个女人的铁腕	176
衙门奇观	189
北洋海军大阅兵	196
汉城暗夜	205
长崎事件	215
“养虎者说”	227
龙旗初升	232
建港旅顺	247
降旗风波	256
<b>第四章 山雨欲来</b>	<b>269</b>
颐和园闹剧	270

舰队东巡	280
战云初聚	290
紫禁城举棋不定	305
<b>第五章 血火鏖兵</b>	<b>313</b>
遭遇丰岛	314
海上屠杀	326
东京沸腾了	339
决战前夜	347
大海战	357
<b>第六章 悲怆落日</b>	<b>381</b>
风雨撼龙廷	382
屠刀下的危城	398
兵败威海卫	407
<b>尾 声 穿越历史的胡同</b>	<b>447</b>

引子  
寻觅龙旗





## 一

2002年4月23日，两位海军作家开始撰写这部《梦断龙旗》。

## 二

这是关于清末北洋海军兴衰的一部长篇历史纪实。

这是关于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大起伏、大跌宕的悲歌。

## 三

开始动笔写作的这一天，北京的天空格外晴朗。

透过楼窗，可以看见一队年轻的水兵正在忙碌着张挂“满旗”。

旗帜是海军的语言。这些五颜六色、或尖或方的亚麻质旗帜，原本各有其名字和含义，它们有的叫“玻璃旗”，有的叫“斧头旗”，但一旦按照“满旗”的规矩以“两方一尖”的漂亮节奏同时悬挂起来，它们就将代表一个共同的意义——节日到了。

这一天，是中国人民海军建军53周年的纪念日。

高高悬挂起来的“满旗”在春天的暖风中飘扬，让海军机关的楼宇和广场热烈、生动了起来。此时，每个经过旗帜之下的海军军人，心底里都会涌起一股自豪的冲动——那旗帜飘动的声

音，总是让他们想起驾乘军舰在海上驰骋的情景。

这种感觉是海军军人所独有的。

#### 四

我们特意选择了这样一个日子，开始了这部沉重书稿的写作。

我们是有着二三十年军龄的海军作家，这样的节日，我们经过了多次。每当我们站在迎风飘舞的满旗下，为不断强大的共和国海军而骄傲时，思绪就常常不自觉地回到一百多年前的历史中。

从19世纪中叶开始，经过无数的艰辛和曲折，中国曾建成了一支近代化的海上武装力量——清末北洋海军。它的实力，一度在当时排位世界第四、亚洲第一。

它曾拥有过一面黄底色、绣着青龙红日纹的海军旗。

在那面旗帜之下，曾排列着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最接近的近代化铁甲巨舰；

在那面旗帜之下，曾聚集着一大批接受过完备的西方海军教育的军事精英；

龙旗，曾是中华民族自强、御侮的标志；

龙旗，曾猎猎飘扬在中华民族抗敌御侮的最前线；

龙旗，包含着多少人的奋斗，寄托了多少人的希望！

百年沧桑，转瞬即逝。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曾固执地要寻觅到那曾经飘扬在大洋上的龙旗。我们试图亲眼看一看它，抚摩一下它华丽的缎面和精美的绣纹。或许，我们可以亲手触摸龙旗上的硝烟？

我们曾在史籍中看到过龙旗的图片；

我们曾在刘公岛北洋海军基地旧址上，看到过它的仿制品；  
我们曾出入无数个博物馆，希望寻觅到当年的实物。

我们甚至祈望有一天出现一个奇迹，让我们真正触摸到那面龙旗，使我们隔着一百多年的云烟岁月，与它做一场军人间的对话。

记得几年前的一天，一位热心的友人突然打电话来说：“在北京鼓楼的古玩旧货摊儿上有一面旗子。”我们兴奋极了，驱车穿过繁华热闹的市区，攀上鼓楼陡峭的木梯去寻觅龙旗。但我们依旧失望了。那角落中落满灰尘的并不是北洋海军的龙旗，而是一面清军绿营的旗帜。

在丁汝昌的故乡和墓地、在大鹿岛的邓世昌雕像下、在威海环翠楼前的纪念广场上，我们始终在寻找，但龙旗始终没有出现。

当数千年前的彩陶铜鼎竹简不断重现于世的时候，一百多年前还兴奋飘扬的龙旗，却似乎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消失得一干二净。

## 五

数年努力，数年不得。

一百年，仅仅一百年，那面龙旗就如羚羊挂角，杳无痕迹了。

然而，我们并非一无所获。寻觅龙旗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到：龙旗的历史，远比我们已知的要复杂得多、滞重得多、黏稠得多。我们在寻觅龙旗的过程中不断走进北洋海军的深层、逐步接近它的真实，同时，也促使我们不断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反思。

在公元 1894—1895 年那场关乎民族命运的大搏杀中，北洋海军全军覆灭，龙旗也随之没人波涛。从龙旗初升到龙旗垂落，不过数年；而整个战争的过程，前后仅仅数月；真正的海上决战，则只有五个多小时！

是哪一阵疾风吹送它升上军舰高高的桅顶？又是哪一阵狂浪摧折它转瞬间黯然垂落？

是什么力量使这支舰队超离了中国几千年几乎一以贯之的传统轨迹，在东亚的海洋上划出全新的航迹？又是什么力量使它重新埋入推却不开的历史雾霭，最终迅速滑向灾难的深渊？

龙旗的飘扬，曾经使我们中华民族获得过怎样的一些机遇？而它的缔造者和护持者在与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擦肩而过的时刻又是怎样的茫然、慌乱而导致失控？

不知从何时开始，国人已经习惯于忽略那面龙旗的存在。人们似乎常常宁愿在风流皇上和俏丽格格的言情闹剧中落泪，宁愿流连于所谓“名君贤臣”的痴梦或者在深宅大院的家长里短中傻笑，而不耐烦对那些为探求民族出路而苦苦挣扎、为捍卫民族尊严而浴血奋战的逝者投上哪怕匆匆的一瞥。是什么东西使我们的思考因为缺乏历史的维度而显得过于功利和浮躁？

寻觅龙旗，令所有这些问题浪山一样向我们扑面压来，穿行在这浪涛黑暗的迷宫中，我们的思想之舟随时有被颠覆的可能。但是，我们仍以军人的固执和作家的良知摸索航行，并相信：我们正在不断接近它真实的底蕴。

## 六

……在这样一个春天，我们决心用我们的笔，尽量详尽真实地展示那面龙旗的全部命运悲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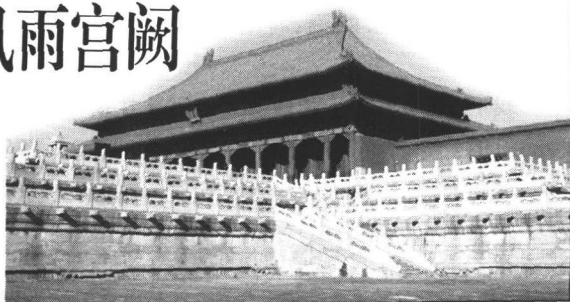
我们不知道能否完成这样的夙愿。但是，我们始终坚信，对于今日之国人，龙旗的故事是不得不言说、不能被误读、不可被遗忘的故事。我们愿意做这个故事忠实的叙述者。

这是对历史迷宫的一次“擅入”，其过程使我们异常痛苦和兴奋。

我们的故事将从龙旗之梦的结胎时开始，直至它的终结……

## 第一章

# 风雨宫阙



## 一出长剧的背景

夏日的一个正午，北京气象部门报告：

今日，本市继续高温天气，14时市内地表温度41摄氏度。

41摄氏度的时候，人感觉的不是热。因为这种感觉不常出现，人们只是觉得奇怪。

行人比往常稀少多了，连北京的鸽子似乎都躲进了空调房间。酷烈的阳光下，城市的节奏也缓慢下来，杨树叶儿懒洋洋不肯晃动，车流滞重地喘息着爬行。

几辆喷水车经过天安门，朝着滚烫的广场喷水降温。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几个中学生，“飙”起山地车追着飞溅的水幕狂奔，稀奇古怪的花短裤和印着“2002韩日世界杯”标志的T恤衫被浇了个透，贝克汉姆式的“莫西干”头型湿唧唧的。少年们欢快地大呼小叫，活像一群戏水的猴子。他们“飞”过警察岗亭，有点挑衅地朝着警察叫喊：“Yes, Sir!” “No, Sir!”

广场东头儿岗亭里那个汗透衣衫的中年警察，平时总板着一张训练有素的脸，此刻，看着小猴子们呼啸而过，竟也宽容地咧嘴笑了起来。

我们——本书的两位作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天安门的。我们的目的，是探寻一百多年前，另一个少年的怪异足迹。

穿过广场一路向北，进天安门、端门，前边那“凹”字形的高大红墙下，就是午门了。

午门的券形门洞高大幽深，站在门洞里，一阵穿堂风儿掠过，

我们热昏昏的头脑突然间清醒了许多——前边，就是今天的故宫博物院，当年的清宫“大内”。穿越这道门洞，我们的双脚便迈入一片繁复丛杂的历史中。

踏着故宫滚烫的“金砖”前行，过金水桥、穿太和门，绕过巍峨的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左行经过狭小逼仄的军机处旧址，再往北，就是养心门了。养心门后面，即是养心殿——清代几代皇帝居住与日常办理政务的地方。那里，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

我们在心里默算：出养心殿直到紫禁城外，往南，起码要过七八道宫门；往北，要从御花园一带绕到神武门。

一个多世纪前，这森严的重重宫门两侧，不知道站立着多少警惕的侍卫、狡黠的太监和多疑的宫女。而那时，偏偏有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可以躲过无数双眼睛的监视，乘着昏昏夜色，多次偷偷穿门过街，出入紫禁城。

我们再一次向自己提问：这可能吗？

我们不是戏说历史的闲人。对于什么皇上带着伶牙俐齿的小“答应”微服私访、什么在酒楼上挥着扇子和妙龄侠女打斗、什么巧遇失散多年的大眼睛“格格”，等等，从来是不大以为然的。

我们本来要书写的，是关于一个天朝大国和它的一支舰队的命运。这，是一出长长的历史悲剧。可我们觉得首先必须解决的仍是这个疑问——那个十几岁的满族少年——大清国的同治皇上，真的可以随意溜出宫去嫖娼吗？

因为它是这出历史长剧开幕时的背景。我们无法绕过它而直奔主题。

没有答案。

故宫正在整修，拉着砖瓦砂石的小型货车穿梭在红墙间，几个民工头顶着湿毛巾，一边扛杉篙，一边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哼着周杰伦的歌儿。养心门前倒是安静，但它朱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门前，是一对雕刻精美的狮子。它们已经很老了，见识过宫闱深处那



层层密密的刀光剑影、风急云暗。它们隐含着笑意的嘴巴张了几百年，却严守着那些秘密。那僵死在脸上的笑容，对我们这两个戴黑色贝雷帽、一门心思要破译历史的海军军人，近乎嘲讽调侃。

然而，一百年前的暗夜烛光下，的确有无数摇动的笔杆，言之凿凿地记录过如下故事：

128年前——那是1874年的北京。

一个黑沉沉的黎明，卷着尘沙的干风在皇城外的大街小巷中游荡。天阴沉着，却久久不下雨。时辰还早。这个时候，黑蒙蒙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此刻，大概只有城南的歌楼妓馆儿里“红烛未尽，香裘正暖，残酒尚温”。

那个十九岁的满族少年，就是在这个清晨离开天桥的花街柳巷的。

他身材瘦弱，削肩细眉，青袍马褂，黑缎子小帽上迎门缀一方和田美玉，胸前银链子上挂着西洋珧琅嵌金丝的怀表，腰系精工绣五福捧寿坠点金翠流苏的褡裢荷包，大拇指上套着寸宽的翠玉扳指儿。无论从这身行头，还是那张倦意迷离的面庞看，他都是个冶游厌归的风流阔少。

谁又能想到，这个少年人，真的是“威仪天下，广有四海，位居九五，德被华夷”的东方大国之君——大清国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呢？此刻，他刚刚在某个妓女的床榻上结束了疯狂的情欲之夜。现在他要按照原路，悄悄溜进养心门、溜回养心殿——那里，有他料理一个大国事务的威严御案。

路不平，前边两位太监小心地牵着马嚼环，旁边的两位太监紧傍轿车，手扶车辕，一行人匆匆而行。

颠簸中，有些头痛耳鸣，眼皮一沉，载淳只觉得一阵困意袭来……

载淳的父亲咸丰皇帝，20岁登基，做了十来年的忧患君王，30岁撒手归西。万里江山、千年社稷，就这样丢到了后宫那张铺着明